


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文化遗产

文献辑要卷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zhou**
Selected Documents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编
广州市文化局

勉才享受代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
 馮賦帥馬崇道往州板將朱壽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
 歲略沒十餘州勉至道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翺併力
 討之悉斬之五道手前後兩城勉泛海至者歲纔四五
 勉性廉潔始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在官累
 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
 貯南貨厚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
 盧象昇朝國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尋年拜
 工部尚書及清亮承平軍節度令孤彰卒遣表舉勉白
 代因除之在國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帥謬
 司神四年校刊

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文化遗产

文献辑要卷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zhou

Selected Documents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编
 广州市文化局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编委会名单



主 任：王晓玲 徐志彪

委 员：李哲夫 徐咏虹 陶 诚 陈玉环 李兰芬 闻 鹰 曾志光 欧阳旦霓

主 编：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

统 筹：陈玉环

顾 问：麦英豪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成兰 冯永驱 邝桂荣 全 洪 关舜甫 闫晓青 麦英豪 吴凌云 李灶新

宋 平 陈鸿钧 罗兴连 易西兵 黄海妍 梁华志 韩维龙 程存洁 曾玲玲

覃 杰 漆德红 黎 金

装帧设计：梁丽辉



总序



“丝绸之路”分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起点在中国，这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的商贸与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史载，西汉时博望侯张骞奉武帝之命于建元二年（前139）和元狩四年（前119）出使西域后，开辟了通西亚转达罗马各地，横跨欧亚大陆，总长超过1万公里的陆上丝绸之路。广州地处祖国南陲，濒临南海，在20世纪的考古发现，有秦代的造船遗址、西汉初年南越文王墓出土来自西亚等地的舶来品等重要的海交史迹与遗物，证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实不晚于南越国时期。

无论陆路的或海上的丝绸之路，其延续的时间颇长，留下的文化遗产分布于不同的位置。它的特点是：分布范围广大，文化遗迹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这无疑是世界最大的文化遗产。丝绸之路实行跨国联合“申遗”，必将会更好地保护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遗产，联合申遗更有利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推动其保护与利用工作更好地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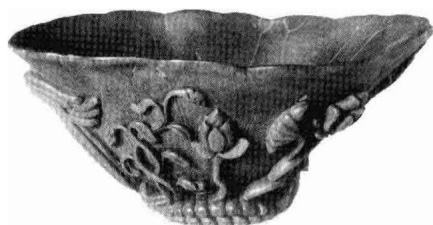
广州古称番禺，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这个南方大港自汉（包括汉初的南越国）、唐、明、清直到现在，上下两千年历久不衰，这在国内是唯一的，在世界也是罕见的。广州自古以来又是岭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心城市，许多前代的与当代的史迹与遗物也随着城市更新换代的日见加快而消失，加上经历二千年来自然的与人为的破坏，不少重要的历史遗迹都已湮没了，遗物就更难得保存，其中的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史迹与遗物有幸留存到今天，实在难能可贵。在目前我国推动跨国的陆上（沙漠）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启示下，我们考虑到对广州这些同样是地点分散，内容不尽相同的海交史遗迹，首先要请广州市文博系统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全面的调查，系统的资料搜集，和相关的研究工作。在这个前提下，对资料

的梳理既要求做到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本着凡属重要的史迹，要有实体可寻的，有遗物可证的，有文献档籍可查的原则，由他们分工合作编写《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三卷本。即由广州博物馆牵头汇编《文献辑要》卷，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牵头编写《地上史迹》卷，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与南越王宫博物馆合编《考古发现》卷。有了集体合作的团队精神，他们迎难而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去年底完成了三卷本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申遗”工作跨出的第一步。但这一步很重要，因为有了它，对今后编制遗产的保护、利用规划，有了重要的、可靠的翔实资料；有了它，对今后“申遗”的遗迹选点，对审定遗产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对评估遗迹的历史价值等方面，都有了必要的和坚实的资料基础。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与我国沿海各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文化遗产，同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只要我们各地区之间相互支持，加强合作，力争在联合“申遗”中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最终实现丝绸之路这项世界性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必定是为期不远。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编委会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 言	7
第一章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先秦两汉时期	8
第一节 先秦南海地区海上交往及其他	9
第二节 汉代海上交通航线的开辟	19
一、西汉时期海上交通航线	19
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30
第三节 贸易商品	38
第二章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48
第一节 南海海上航线的发展	49
第二节 早期对外贸易管理	54
第三节 中外使节、商人与广州	57
第四节 往来广州的中外僧侣	61
第五节 贸易商品	72
第三章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隋唐宋元时期	77
第一节 南海海上航线的进一步发展	78
第二节 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建立	86
第三节 往来广州的中外僧侣和商人	115
第四节 广州蕃坊	140
第五节 外国人眼中的广州	147
第六节 贸易商品	158
第四章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明清时期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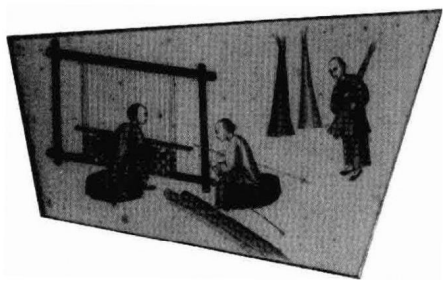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国际贸易航线的形成	167
第二节 从市舶司到粤海关	181
一、市舶司与怀远驿	181
二、粤海关	190
第三节 中外商船和商人	197
一、中外商船	197
二、中外商人	243
第四节 广州十三行	266
一、十三行商馆	266
二、十三行商人及其他办事人员	283
第五节 外国贡献物品和贸易商品	300
一、外国贡献物品	300
二、贸易商品	304
第六节 中外文化交流	337
一、宗教	337
二、医学	344
三、科技	347
四、语言	347
五、报纸	348
主要征引书目	349
后 记	361



CONTENTS

Preface	7
Chapter One Emergenc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Pre-Qin and Han periods	8
Section 1 Overseas communication in Nanhai region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9
Section 2 The opening up of sea road in the Han period	19
1 Sea road in the Western Han period	19
2 Format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Eastern Han period	30
Section 3 Merchandise	38
Chapter Two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Silk Roa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48
Section 1 Development of the sea roa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49
Section 2 Early management of export trade	54
Section 3 Chinese and foreign envoys, merchants in Guangzhou	57
Section 4 Chinese and foreign monks to and from Guangzhou	61
Section 5 Merchandise	72
Chapter Three Prosperit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Sui, Tang, Song and Yuan periods	77
Section 1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ea roa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78
Section 2 Foundation of Shibosi, a customs bureau supervising overseas trade	86
Section 3 Chinese and foreign monks and merchants to and from Guangzhou	115
Section 4 Foreigners' Quarter in Guangzhou	140
Section 5 Foreigners' view of Guangzhou	147
Section 6 Merchandise	158

Chapter Four Heyda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166
Section 1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oad	167
Section 2 From Shibosi to Canton Customs	181
1 Shibosi and Huaiyuan Post	181
2 Canton Customs	190
Section 3 Chinese and foreign merchant vessels and merchants	197
1 Chinese and foreign merchant vessels	197
2 Chinese and foreign merchants	243
Section 4 Foreign Factories in Guangzhou	266
1 Foreign Factories	266
2 Merchants and other agents in the Factories	283
Section 5 Foreign tributes and merchandise	300
1 Foreign tributes	300
2 Mechandise	304
Section 6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337
1 Religion	337
2 Medicine	344
3 Science and technique	347
4 Language	347
5 Newspaper	348
Bibliography	349
Afterword	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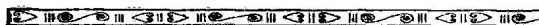
前言

中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至唐宋元时期已趋成熟和繁荣，明清时期则臻于鼎盛。两千多年来连贯中国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东非、欧洲以至美洲的这条“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经济、商贸交往和文化交流史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广州正是这条“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东方始发地，千百年来，连绵不绝，是名符其实的国际港市。本卷辑录的历史文献，充分证明了这一情况。

由于广州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时间长，跨度大，遗存下来的历史文献内容丰富，卷帙浩繁，要从这么丰富的历史文献中辑录出有关资料，决非易事，是个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本卷仅从浩瀚的文献资料中辑录出部分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涵盖史志文录、近人研究成果和考古成果三部分，时间上自先秦，下止1840年。本卷中所辑录的这些文献资料生动地再现了广州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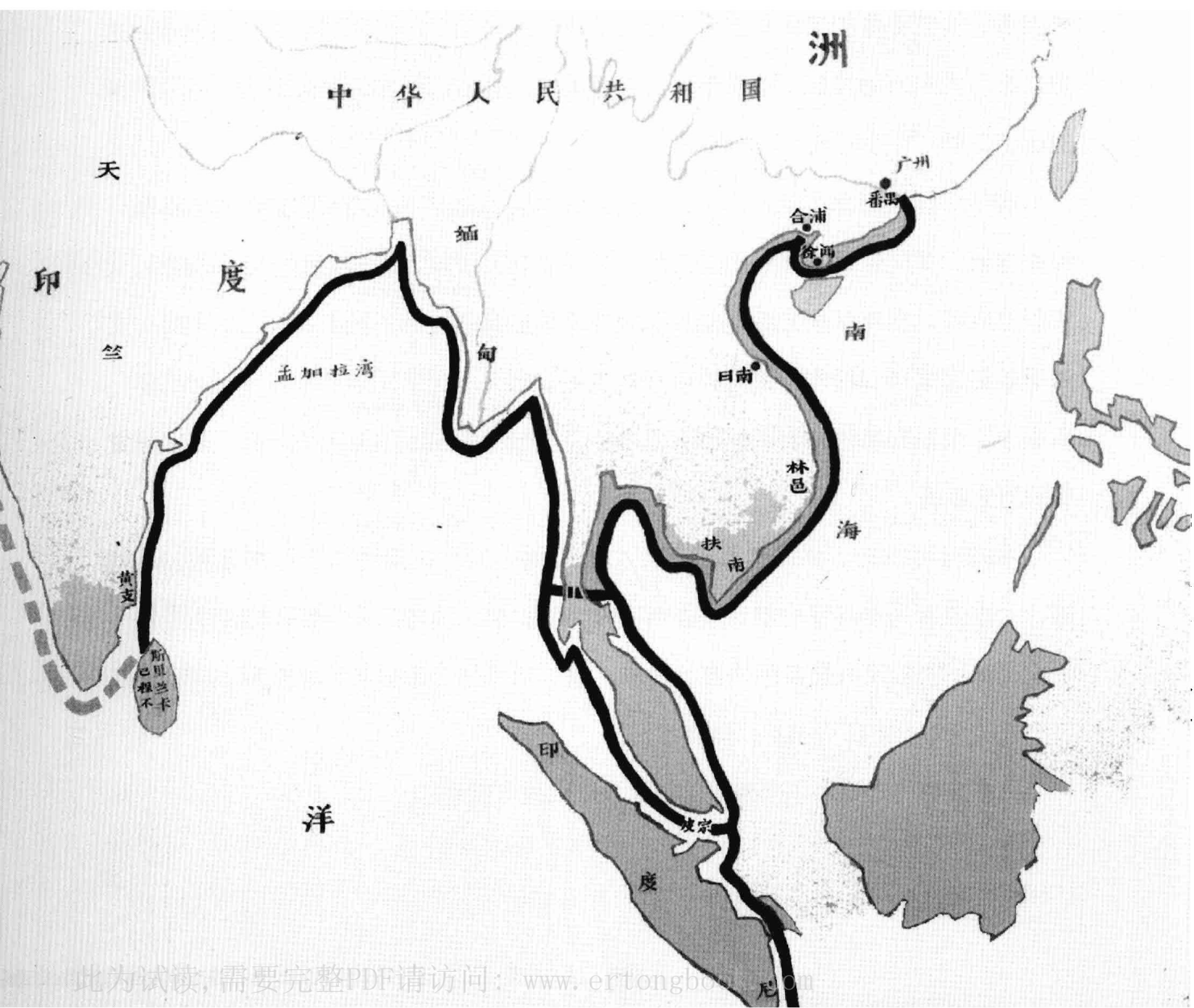
本卷编辑方法、体例则依照历史文献所揭示的广州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轨迹，大致分为先秦两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又根据实际内容，分章、节、目排列。于每条文献之后，注明其征引出处。全书后附征引书目，以备查核。

书中还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历史图片，以增强可读性。



第一章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时代。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政府派出由驿使率领的船队，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海上航线，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珍贵的衣料，其中部分衣料是从南海海上丝路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外国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玻璃)等货物亦从海路运抵中国。汉代广州已成为全国经济繁荣的都会之一。

第一节 先秦南海地区海上交往及其他

(周成王)六年，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

——《资治通鉴外纪》(四库本)卷三《周成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周成王十年，越裳氏来朝。

——《竹书纪年》(丛书集成初编)卷下《周成王》，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0页。

《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

——(南朝宋)范晔、司马彪《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5页。

比及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

——《韩诗外传》(丛书集成初编)卷第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6页。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



——《尚书大传补注》（丛书集成初编）卷五《周传七·嘉禾》，中华书局，第38页。

周公治致太平，越常氏重译来献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以文锦二疋、駟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常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至其国。使大夫宴将送至国而还至。

——《中华古今注》（丛书集成初编）卷上《大驾指南车》，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页。

（编者按：越常氏即越裳氏）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尔雅》（丛书集成初编）卷下《释天第八·九府》，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0页。

翡翠麋鸟，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怀璧其罪，贾害以禾。

——《山海经图赞补遗》（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第7页。

昔有海商，海中行，遇洲渚、林木茂甚，乃维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没，急断缆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

——《山海经补注》“大蟹在海中”条引《岭南异物志》

尝有人浮南海，泊于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飞过海，将近舟，舟人竞以物击之，如帆者，尽碎堕舟。视之，乃蛱蝶也。

——《山海经补注》“大蟹在海中”条引《岭表录异》

（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乃使尉屠睢发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

——《淮南子集解》卷下《人间训》，广益书局，1936年，第132~133页。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综不綯，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淮南子集解》卷上《原道训》，广益书局，1936年，第6页。

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拟之。而越王不果迁，时三晋推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公师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隅久在岭表，乃得诸琛，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魏王乃兴师送越王往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土，遂为越贡奉邑，称雄于交趾。

——（明）郭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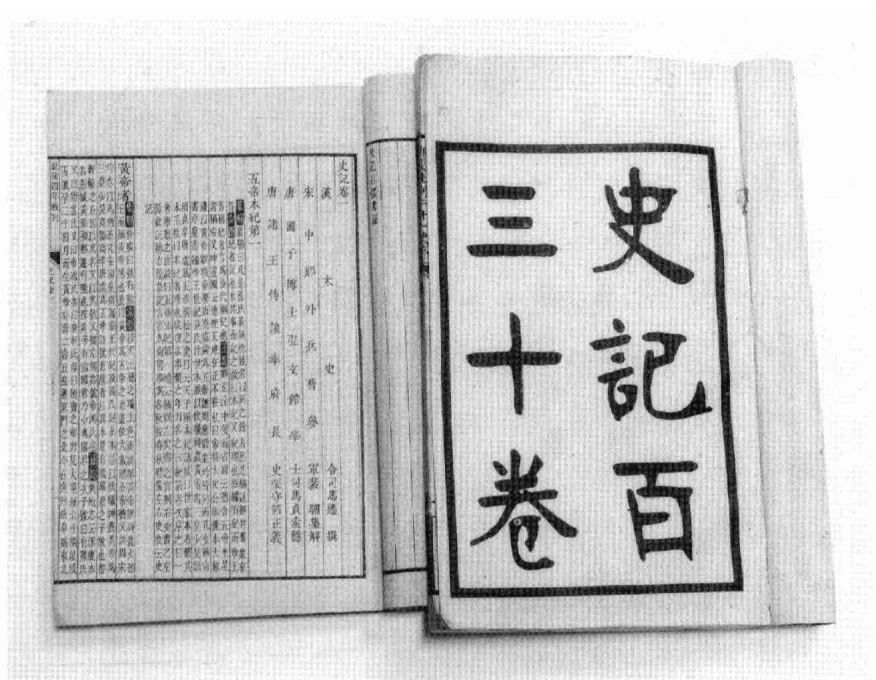
《广东通志》卷二十二
《郡县志九·流寓》

（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及犀角象齿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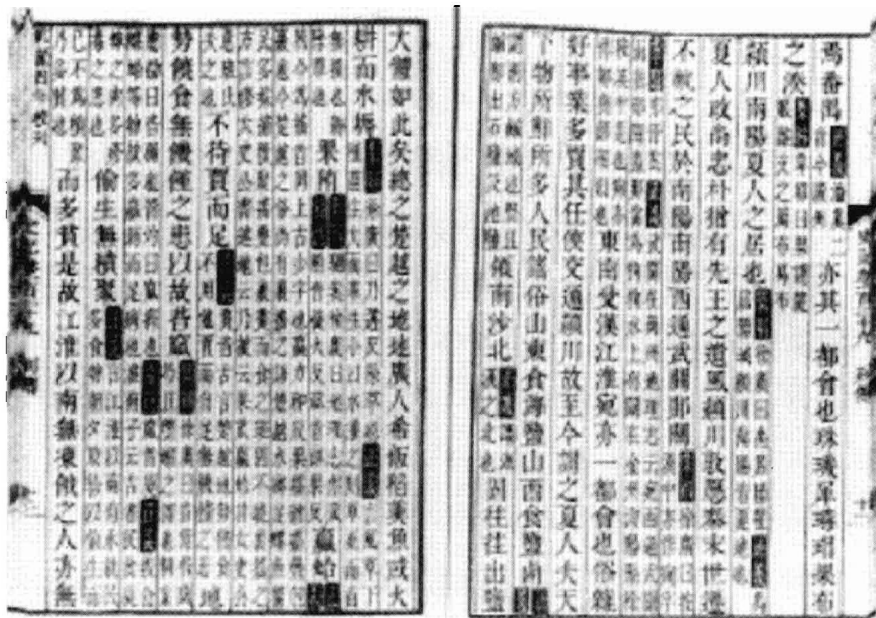
——《古本竹书

纪年·魏纪》（《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第29页。

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图一《史记》书影



《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表明：番禺早在西汉时期已是海产和珍稀物品聚散的都会。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748页。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砮罟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引应劭曰，中华书局，1962年。

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欲不见伤害。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六年条（胡三省注引应劭），《资治通鉴注释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

——《资治通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六年条引淮南王安上书

又楚灭越后，所得领地大约限于浙江（今新安江及钱塘江）以北，至于浙江以南，直至今福建、广东诸省沿海一带，仍在各族越人手中，其在东瓯（即今温州市附近）一带的印称为东瓯，在冶（即今福州市）一带的为闽越，东瓯和闽越两族，又合称东越；其在番禺（今广州市）及今广东沿海的为南越，也称扬越；在今广西的南部及越南的北部沿海一带的为西瓯，也称骆越。“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瓯，居海中。闽，在海中。”这可以说明两件事：一，诺族越人和北方的交通，必取道于海上，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住在海中；二，当时我国东南一带的许多岛屿，都已经有了航海的越人往来于其间或居住于其上了。又“竹书纪年”中有公元前312年越王派人至魏国献舟的记载，可见普通所谓公元前323年楚灭越国之说，并不完全正确，因此后南方仍有越王，而且南方的越人和黄河流域的魏国之间仍然还能维持着必须经过海上的水道交通关系。

关于战国时代我国沿海交通线上的重要港口之见于史籍者，渤海西北有碣石（在今河北乐亭县南），是燕国通海的门户；山东半岛北面有转附（即今芝罘半岛，自春秋时代即为海上港口），南面有琅邪；长江口附近有吴（即今苏州市，古代长江口在今崇明岛以西入海，吴很近

海)；更南有会稽和句章(今浙、江宁波市西)，是越国的海港。更往南，则东瓯、冶、番禺等各族越人的都邑应该也都是比较重要的港口。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8页。

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其“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百越”，按当时的称谓举其著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

百越各部分布虽广，却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他们的族名是共同的。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时期中，百越部落有三个共同的族名称谓，即“越”、“骆”、“瓯”。“瓯”和“骆”是本族的自称，“越”是华夏给的名称。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汉书·地理志》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他们还有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越语”。刘向《说苑》记有一段故事，说楚国有个王子泛舟于清波之中，听划桨的越族姑娘唱了一支歌。楚王子“召越译”翻译后，才懂得歌词的意义。这可见越语不仅不同于中原华夏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产相同，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儋耳、珠崖郡说：“男子耕农，种稻禾，紵麻；女子蚕桑织绩。”又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瓜蠃蛤，食物常足。”在战国时，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就很有名，其锋利能“穿铜釜，绝铁蛎”。岭南地区的越人，则表现为铜鼓的制作。传世的大量铜鼓，其铸造之精，雕镂之美，图案之丰富，均世所罕见。自东汉以来，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了铜鼓的使用、流传和出土情况。马援南征曾获得“骆越铜鼓”。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广西，已达五百面以上。

越人有共同的习俗。如建筑住宅，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牲畜家禽则圈养在楼下。这种住宅，称为“干栏”。晋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如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鬻发文身之民也。”越人性习于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卷八称：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王刘安在上武帝书中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从上述几方面的共同情况看，可以认为百越在战国、秦汉时即已形成一个族系。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169页。

分布在东南广大地区的百越部落，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商品经济发达，汉代已成为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番禺通过秦水（今北江）、郁水（今西江）可与江南及西南广大的内地密切交往。蜀地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可转输到南越。临邛的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史记索隐》：“谓通贾南越也。”由此沿海航行，往北可达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东冶（今福建福州）等地，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中心。古代岭南最先兴起的城邑主要是分布在河道沿线，著名的于番禺外，还有广信、布山、合浦等地。这些城邑，人口较密集，交通较方便，经济文化发展早，最先成为百越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经济文化则处在闭塞落后状态。如闽越地区，“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东汉末年，到过海南岛的薛综说：“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九真郡的骆越，东汉以前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

百越先民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春秋时期，越族中的先进部落联盟于越，在江浙一带建立了越国，不仅吞并了毗邻的吴国，而且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于中原，因而更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而越以此散”，“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同时，楚势力向南发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相当部分的越族地区成为楚国的版图。

秦汉时，百越各部正式纳入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系中。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继灭楚之后，降服了越君，秦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苏北）。秦统一六国后，在闽闽地区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骆越地设置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理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处。但西瓯部分余众退据丛林继续抵抗，并曾挫败秦军。秦军将领屠睢死于此役。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越君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随着鄱君吴芮投入起义行列，在推